

民间采风

四十八寨访谈录

□ 江左融

我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具备一名访谈者的资格。走进广福桥三王村，踏上四十八寨，只因为那些微微岁月里明灭过的野史，它在由人饭后茶余，闲来清谈。

这座与五雷山、星德山毗邻，遥为呼应还一脉相承的神秘所在，以它的一寨一风情，一寨一传说，目之所及，是一轴轴林海的漫山笼盖，引人有着一探究竟的好奇。

想必是最清澈的风，拂向这片群山，在群山之上，亘古而辽远的苍穹，那么深深地怜悯、庇佑、福荫着这方的民众。

多少萋萋蔓丽的野草、藤花，在这片群山中寂寂葳蕤，寂寂枯萎，野百合、野草莓、石蒜、山茱萸……它们沿着群山的沟谷溪涧，自由散漫地生长、绽放，不用担忧和顾念任何。

而我们要访谈的群山四十八寨之一的城门寨，就在这样的云影天光下，在岁月的流逝与变幻中，静静地守护着属于它自己的故事。

它位于老棚溪北，因有一侧峭壁酷似城门，故得其名。

我们一行十八人寻了一位当地人作向导，由他带领我们顺着山谷一路向上攀援，沿途多有丛生的荆棘杂草，颇让自己担心有潜伏了毒蛇，所以走得极是小心，随着山体渐呈陡峭之势，攀爬

也愈来愈吃力了。

更由于自己严重判断失误，以为是山间栈道，身上仅穿了及膝的短裙，最终可怜了双腿，一稍不留神，就会被路旁的刺状物抓挠，留下道道伤痕，和着分泌出的汗水，咬得血口子生疼，心下暗暗叫苦。

沿途跳入眼眶的还有一浪浪幽静的楠竹林，旧年的老竹依然茂盛，再添一层层新笋啦啦啦猛窜，密密匝匝的竹叶犹如华盖般笼罩了整间林子，林间流翠欲滴，空气清新，偶尔有闯进的山雀和飞禽，跳跃在竹枝头，扔掷下它们的几句啼唤，恍如一种隔世的惊醒。

城门寨共有三百多石级，垂悬若天梯，有楚南一险径之称，来了便知不虚，这条攀行的路多是青苔覆地，滑湿难行，一不小心便有跌倒可能，据之前爬过的小华华说，整个来回至少需要四个时辰，它将极大地考验每个人的身体素质。

从起初进山的十八人，渐或因体质差异，有六人沿途退出，待爬到上行的三分之二处集中休憩时，衣服已全汗湿黏裹在身上，脸上的汗已冒如豆滚。

翻过一座山岗，登完近百余步石阶后，眼前赫然立着一堵青石墙，墙体至少高达有五米，它

径直横拦在途中，青石墙的岩缝间长出了许多绿植，有些岩体上间或密布的一层层黄锈样的东西，色彩绚烂又古朴，以我的经验，这种黄锈状物只有在生态极好的潮湿环境下才能生长。

据传，这堵墙正是一代枭雄李闯王兵败后为了抵御尾随身后的追兵而建，时隔四百年，它仍牢牢地矗立在我们的眼前，把一段风云传奇无声地诉诸我们，故事的版本被岁月的风雨一再拓印又一遍遍浣洗，任人对它的前朝往事浮想翩翩。

好不容易攀上了山寨顶，上面有一方三面临渊的大石，石身宛如一副巨大的天然棋盘。听说若逢阴天观赏，似古人在此对弈下棋，仙气隐隐飘渺间，故被此间乡人素称 仙人下棋。

登临这方巨石，让我们中有不少人战战兢兢，同行的玉岸妹妹更是如履薄冰，而我也强忍几分害怕，假装成脚踏平地，甚至还吆喝上小北弟合影。

而在那一刻，我们站立在群山之巅，为眼前的巍峨如斯，为我们掀开这场旷日已久的相见，为我们坐领了它的壮丽风情，忍不住凌空振臂迎风呼喊。

兴致盎然的小北弟乐极生悲，在欢呼跳跃时，一不小心左脚大拇指被一截树桩插住，指甲

盖被掀翻，顿时鲜血淋漓，疼得他直叫唤，大家好不揪心，忙帮忙包扎。

鉴于小北的伤情，我们决定尽早下山，向导就地取材砍下树枝作棍，让我们借力下行。我的膝盖也开始隐隐作痛起来，在陡滑的地方，须得横着脚才能稍稍减轻刺痛感，嗯，可见这闯王的地盘真也不是好闯的。

下山途中，我们还看到了被某种动物拱开的一堆堆土壤，经验丰富的向导对我们说，这些都是野猪刨食时留下的，估计它们体重至少在两百斤以上，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多适应它们的撒野成长。

而杪栲，这种在地球上生长的最古老的蕨类植物，永远盘踞在山林间。杪栲用它簇簇丛丛的幽幽绿意，吸纳收敛着炎炎夏日的燥热，气定神闲地告诉着我们这些擅入者：你来，我淡然；你去，我淡然。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番山山水水的访谈，已是一种叨扰，那些美丽的山花、溪云、落日、归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攀爬，也许打破了它们的生活安宁，也许，也踩痛了它们的神经，可这里的一切，却如此深深地吸引着我們。

我们还将会在这条路上漫漫地行走着，为了一份追和追寻。

回乡手记

□ 百夫长

清晨，有哀乐自村子西边传来。

逝者是位老婆婆，以九十五岁高龄无疾而终，故子孙辈也无太多悲伤，只是间或有几声女人的哭泣。片刻，送葬队伍到了门口，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小孩大都躲在家里，也有胆大的，为了看热闹，躲在大人身后偷看。大人们都站在自家门口，手拿一挂鞭炮，只待逝者经过时点响，在噼里啪啦中送她最后一程，以尽乡党的情义。这时，身着白色孝服、腰扎草绳的孝子会走上前来磕头致谢，自有专人送上一包香烟，整个过程都无须言语。

送葬队伍越走越远。乐队吹起流行歌曲，再无半点哀声。母亲与邻居的婶婶们也加入了队伍之中，她们会一直把逝者送到村口，然后由专车送往县城殡仪馆火化，这便是永诀了。送葬的队伍越长，越显出逝者的荣光。对于逝者，乡党们不会用言语去评判，但会用一些自发的行为，彰显对其一生的评价。

那年送完父亲上山，第二天清早，母亲便让大哥带着我与二哥去讨米。我们挨家挨户地敲开大门，主人一看到我们身上的孝服和脸上悲戚的表情，便明白怎么回事，口中直说 好可怜的呀啊，然后用碗装了米倒给我们。一会工夫，我们背上的口袋便装了大半。当年，家里已经生活好转，不再缺吃少穿，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讨米。直到多年后的一个深夜，在读到《诗 小雅 蓼莪》中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一句时，我不由悲从心来，一个人在书桌前失声痛哭。

看完送葬，上午，便站在天井里与邻居军哥聊天。

犹记多年前，我从学校回来，看到军哥光着上身在干活，身上的肌肉犹如健美运动员一般发达。如今，村人提起他的儿子，也总说他是村里年轻人中最勤快的，想来也是继承了其父的好品德。听军哥介绍，年前他儿子被招进了邻市的消防队，现在已是一名消防员，同时休息日还在继续给张家界景区送货。老婆婆香在村里农家乐当服务员，每月也有上千元收入。他自己平常除了种四五亩地，还在县城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曾经一贫如洗的军哥家，如今不仅还清了债务，还修了大楼房，家里彩电、电冰箱、空调、沙发一样不少，门前还停着一辆年前刚买的白色小轿车。我不由得感叹，现在乡党们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午，元富叫我与大哥去他家喝酒。

与元富上次见面，还在十多年前。那时，我休假去广东看大哥，刚好碰到元富。他那时已经办了个小制衣厂，但厂子效益并不好。大哥后来离开了广州，去往别处谋生。元富却依然在广州坚守，几经波折，如今总算走上了正轨。目前他在广州和江西于都各办了一个制衣厂，产品远销国外。当晚，除了我与大哥，他还请了为他装修新房的勇平。那顿酒，是在回忆与展望中度过的，喝到最后，酒量最好的元富倒先醉了，坐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吐得一塌糊涂。

上世纪九十年代，元富和大哥是村里第一批去南方打工的年轻人。元富说，刚去广州打工时，为了省路费，他们一连几个春节都没有回家。大年三十，他与大哥每人一瓶劣质白兰地，就着大骨头炖白菜就算过了年。后来自己办厂，两次赔得血本无归，再后来，硬是凭着湖南人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才让制衣厂起死回生。酒过三巡，我详细介绍了海南的自贸港政策。他们听后都很心动，很想年后去海南看看，说不定会觅得商机。于是，我与他们约好，春节后在海南再见。

夜幕降临，走在回家的水泥村道上，路旁白雪皑皑，不远处，几个孩子正在开心地玩着焰火，小脸蛋被火光映得通红，好像春天里绽放的花朵一般。

在这个腊月里，虽有长者离我们远去，但年轻人都在奋发向上，中年人也有着生机勃勃的计划。这个曾经十分贫穷目前已步入小康的村子，在新年来临之际，继续带给我们无限的美好期待。



纵马 韦森兴 摄



平凡人生

人生之 福

□ 向万隆

道出了老人们对后世最真实的期盼。

二曰健康是福。没有好的生活习惯，不加强锻炼，成年累月趴在牌桌上酒桌上，那也只能经常躺到医院吃药打针吊输液。或中风偏瘫，走路要人扶，吃饭要人帮。不仅害了自己，也愁坏了妻儿，拖累了亲朋，福又从何来？健康的体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从年轻时就重视践行，长期坚持方可得 福。

三曰家和是福。贞观贤文说：一家之计在于和，古语也说 家和万事兴。有的家庭父不慈、妻不贤、子不孝，经常吵闹，怨气冲天，四分五裂，老人无人养，小孩无人管，不见笑脸只见怒，不见欢笑只见愁，凄凄艾艾。这样的家庭人能长久？能有福可享？和和和气，笑口常开，

往事如烟

□ 侯启爓

父亲织了一件毛衣，给我十岁的儿子送了一枝英雄钢笔。

过了些日子，退休在家的汤姑爷来接彬么回长沙。那时我才知道，彬么的身体也很不好，已是癌症晚期。

枝伯终究油尽灯枯，临终前，细语呢喃久不瞑目。我们知道她在盼着彬么再次来到榻前。亲人在耳边告诉她，彬么也是一个病人，你就莫等了。遵照枝伯的遗嘱，我和她的次子国子哥、侄儿启坤哥等人，我们几兄弟，请了一辆卡车，将她送到了常德殡仪馆。那时张家界没有专门的殡仪馆，大卡车摇摇晃晃开了四个多小时，沿途不少路桥要缴费，但知道是奔丧的后，沿途每站都免费放行。按照枝伯的遗愿，遗体被火化，骨灰洒入了澧水，到洞庭、奔大海。

彬么也知道枝伯的后事处理方案。我到长沙后，也向她再次做了详细禀告。彬么是那种坚强的军人性格，有着乐观向上的情怀，她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她静静地回忆了在嘉陵江边见其父亲的旧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只是数月前书信约定某月某日穿什么衣打什么伞在什么位置。这哪里是父女相见，她笑笑说，这是地下接头。彬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她深深内疚，父亲在重庆病逝之后她未能奔丧，至今都不知道遗骨何在。她的父亲，我的石年爷爷，生前非常喜欢他创作的《满江红印谱》。

一九九九年夏，三弟到湖南中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学习进修。躺在病榻上的彬么，依旧为我们家族的杂事操劳。凭着她几十年的经历，多次写信劝我安心本职工作，勿求职位，勿求荣华。她

才能家庭和睦，幸福美满。

四曰福寿双全。要想过得幸福，当然要有衣食住行的保障。像旧中国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福寿何从谈起？只有国泰民安，经营者把企业做得红红火火兴旺发达财源广进，工新族把自己的那份工作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出成效，国家才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不义之财是不能取的。斗转星移，中国人民从受欺压、受凌辱，从贫穷落后终于站了起来，富了起来，强了起来，我们真的倍感幸福。愿天下人都安享幸福、福寿安康。

这些，就是一个八十有六之老翁对 福 的理解。

希望三弟能去长沙工作，对她的身体也有个照应，但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也只有三弟送她最后一程。彬么说她出生在陕西榆林，生长在湖南大庸，工作在长沙，她交待，骨灰要伴着鲜花半入湘江半入澧水。后来的日子，每到长沙，都只有姑爷为我打开那扇熟悉的门，屋内摆设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前年姑爷也驾鹤远去，我知道，伍家岭的房子，再也没有人为我打开那扇熟悉的门了，今后的日子，我只能在日本书上写下些苍白的文字，向他们倾诉了。

二〇〇九年，我被派往西藏工作，途经重庆，那时，彬么已远去十年，石年爷爷归道山也已半个世纪。我当晚在日记里写下了我的痛：爷爷不见今夜月，夜月依旧照嘉陵。我是升斗小民，如何才能完成枝伯、彬么等长辈的遗愿收回石年爷爷遗骨的遗愿？去年八月的公休假，我决意踏上西去重庆的列车，我相信，人有善愿天必佑之，我想石年爷爷若有在天之灵，应会叹：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瘞江边。重庆之行，我去了嘉陵江岸，爬了南山高坡，靠导航找到了立法院旧址，一切都让我百感交集。我深深体会到了普通百姓寻亲的艰难。我联系档案馆，跑政协办，进博物馆，尽管我是满怀希冀而去，失望而归，但我仍会继续努力。

今夜，久久凝视堆放在案头的资料，苍天一轮月，碧潭清皎洁。父辈皆不在，我对何人说？我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如实写下许文字，诉说一如烟雨的往事，诉说，我对枝伯、彬么、石年爷爷他们无尽的思念。

古风新韵

冬奥运动会诗

忆秦娥 咏北京冬奥

黎昌华

春风起，
京城奥运群英汇。
群英汇，
五环旗玮，
彩映冰旖。
雪壶赛道展宏志，
青春逐梦腾龙技。
腾龙技，
金牌高举，
誉载青史。

喜迎北京冬奥会

黎友明

京邑冰花庆立春，张灯结彩迎嘉宾。
三千豪杰藏神手，四亿人民玩滑轮。
犹若群龙游异界，更如仙子下凡尘。
期颐中华复兴日，一路高歌捷报频。

北京冬奥会

卓君务

银装素裹迎冬运，虎虎生威看北京。
火炬创新天界震，国旗承接宇寰惊。
五环盛会昭团结，双奥竞争踏雪平。
冰宝墩墩无货抢，容融福贝满皇城。

赞冬奥

易吉平

喜见山川千里彩，欣观华夏万年骄。
纵然大寒寒风在，奥运精神响九霄。

颂冬奥

熊玉平

双奥名城乐雪馆，高瓴走坂耀球村。
缘何命运能同体？华夏文明自是根。

庆北京冬奥成功举办

李德雄

冬奥风云崇礼起，寅春虎助国威生。
冰山雪岭纵然险，竞技翔飞为展程。

赞冬奥

黄玉安

世人瞩目聚燕京，冰雪茫茫万虎生。
既便竞争多惨烈，中华骄子震峥嵘。

冰天勇士谷爱凌

张兴

酷逗冰天谷爱凌，宣言赴约请纓征。
绝无特技高台跳，问鼎苍穹展翅鹰。

科技防疫冬奥

文为庆

境外疫冠猖，中华预防良。
特精创可贴，足下保安祥。

为北京冬奥喝彩

吴学敏

燕山莽莽接银河，新岁来仪惊喜多。
五岭雪清燃圣火，半空神技立娇娥。
穿梭尽是春风面，连日频传冬奥歌。
万马千军留征迹，开怀喝彩共甘波。

冬奥精神

谷义轩

京城赛道绮豪雄，冬奥群英虎啸风。
世界健儿争逐鹿，五环旗帜映山红。

赞奥运

张文升

冬奥京城雪洁白，精神抖擞上高台。
全球健将今宵聚，一起前行向未来。

颂奥运

田克清

邀约幽州奥运铎，冰球旋若不渝情。
金牌闪闪春生梦，圣火燃烧展彩旌。